

# 悲慘世界

二

雨 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悲 惨 世 界

二

[法国] 雨 果 著

李 丹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悲惨世界(二)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23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001—670,000

---

书号 10019·1216

定价 0.86元

## 目 次

### 第二部 珂賽特

#### 第一卷 滑鉄卢

- |    |                 |     |
|----|-----------------|-----|
| 一  | 从尼維勒来时所见        | 370 |
| 二  | 烏戈蒙             | 372 |
| 三  |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 378 |
| 四  | A               | 381 |
| 五  | 战争的玄妙           | 383 |
| 六  | 下午四点            | 386 |
| 七  | 拿破仑心情愉快         | 389 |
| 八  | 皇上向向导拉壳司特提了一个问题 | 395 |
| 九  | 不测              | 397 |
| 十  | 圣約翰山高地          | 401 |
| 十一 | 拿破仑的向导坏，布罗的向导好  | 406 |
| 十二 | 羽林軍             | 408 |
| 十三 | 大祸              | 409 |
| 十四 | 最后一个方阵          | 412 |
| 十五 | 康白鸞             | 413 |

十六	將領的比重·····	416
十七	我們应当承認滑鉄卢好嗎? ·····	421
十八	神杖复熾·····	423
十九	戰場上的夜景·····	426

## 第二卷 战船阿利雍号

一	二四六〇一号变成了九四三〇号·····	434
二	也許是两句鬼詩·····	437
三	一定是作了事先准备,才会一錘敲断脚鐐 ·····	441

## 第三卷 完成他对死者作出的諾言

一	孟費鄺的用水問題·····	452
二	兩幅完整的人象·····	455
三	人要喝酒,馬要喝水·····	461
四	娃娃上場·····	464
五	孤苦伶仃的小女孩·····	465
六	这也許可以証明蒲辣秃柳兒的聰明·····	470
七	珂賽特在黑暗中和那陌生人并排走·····	475
八	接待一个也許是有錢的穷人的麻煩·····	479
九	德納第玩弄手法·····	498
十	弄巧成拙·····	508
十一	九四三〇号再次出現,珂賽特偶然贏 得了宅·····	513

##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一	戈尔博师爷·····	516
二	梟和秀眼鳥的窠·····	522
三	联苦成甘·····	524
四	二房东的发现·····	529

五 一个五法郎銀币釘鈴落地	531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一 曲綫战略	536
二 幸而奥斯德里慈桥上正在行車	539
三 看看一七二七年的巴黎市区图	541
四 寻找出路	545
五 有了煤气灯便不可能有这回事	547
六 啞謎的开始	551
七 再談啞謎	553
八 又来一个啞謎	555
九 佩帶鈴鐺的人	558
十 沙威扑空的經過	562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	
一 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	574
二 瑪尔丹·維尔加支系	577
三 严厉	585
四 愉快	587
五 謔浪	591
六 小院	597
七 黑暗中的几个人影	599
八 人心后面是石头	602
九 头兜下面的一个世紀	603
十 永敬会的起源	605
十一 小比克布斯的結局	607
第七卷 題外的話	
一 从抽象意义談修院	612

二	从史实談修院	612
三	我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尊敬过去	616
四	从本原的角度看修院	618
五	祈祷	620
六	祈祷是绝对的善行	621
七	責人应有分寸	624
八	信仰，法則	625
第八卷 坟場接受人們給它的一切		
一	进入修院的門路	630
二	割风面临困难	638
三	純貞癡癡	641
四	冉阿讓竟好象讀过奥斯丹·迦斯迪萊約 的作品	654
五	单靠醉酒并不足以保証不死	662
六	在四块木板中間	669
七	“不要把卡片遺失了”这句成語的出处	672
八	答問成功	681
九	潜隐	685

## 第 二 部

珂 賽 特





第一卷

滑 鉄 卢

## 一 从尼維勒来时所见

去年(一八六一),在五月間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一个行人,本故事的叙述者,到了尼維勒<sup>①</sup>,并向拉羽泊走去。他步行。他沿着山岡上两行树木中間的一条鋪了路面的大道前进。那大道随着連綿不断的山岡,一起一伏,有如巨浪。他已經走过了里洛和伊煞克林。向西望去,他可以辨出班拉勒<sup>②</sup>的那座形如复盆的青石鐘楼。他刚刚走过一处高地上树林,看見有一条蛀孔累累的木柱,立一条横路的轉角处,那柱子上面,写着“第四栅栏旧址”;在那旁边,有一家飲料店,店面牆上的招牌写着“艾俠波四风特等咖啡館”。

从那咖啡館再往前走八分之一法里,他便到了一个小山谷的底里,谷底有一条溪流,流过路下的涵洞。疏朗翠綠的树丛,散布在路旁山谷里,在路的另一面,树丛散乱有致地展向班拉勒。

路的右边,有一家小客棧,門前摆着一輛四輪小車,一大捆蛇麻草,一个鉄犁;青树篱边,有一堆干藟;在一个方坑里,石灰正冒着气;一张梯子臥倒在一个用麦秆作隔牆的破棚子的牆边。田里有一个大姑娘在鋤草;一大张黄色广告,也許是什么杂技团巡迴演出

---

① 尼維勒(Nivelles)比利时的一个城,在比京和滑鉄卢的南面,距比京三十多公里。

② 班拉勒(Braine-l'Alleud)鎮,在滑鉄卢和尼維勒之間。

的广告，在田边迎风飘动。在那客栈的墙角外面，有一群鸭子在浅沼里游行，一条路面恶劣的小道沿着那浅沼伸入丛莽。那行人向着丛莽中走去。

他走上百来步，到了一道十五世纪的墙脚边，墙上有用花砖砌的山字形尖顶，沿墙过去，便看见一扇拱形石库大门，一字门楣，配上两个圆形浮雕，具有路易十四时代的浑厚风格。大门的上方便是那房屋的正面，气象庄严，一道和房屋正面垂直的墙紧靠在大门旁边，构成一个生硬的直角。门前草地上，倒着三把钉耙，五月的野花在耙齿间随意开着。大门是关着的。双合门扇已经破烂，一只旧门锤也生了锈。

日光和煦宜人；树枝有五月间那种轻柔的颤动，仿佛是来自枝上的鸟巢，而不是由于风力。一只可爱的小鸟，也许是怀春吧，在一株大树上尽情啼唱。

过客弯下腰去细察门左石脚上的一个圆涡，圆涡颇大，好象是个圆球体的模子。正在这时候，那两扇大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村姑。

她望着过路客人，看见了他正在细看的東西。

“这是一颗法国炮弹打的，”她向他說。

随后她又接着說：

“稍高一点，在这大门的上面，那颗钉子旁边，您看见的是一个大铳打的窟窿。铳并没有把木板打穿。”

“这叫什么地方？”过客問道。

“烏戈蒙，”村姑說。

过客抬起头来。他走了几步，从篱笆上面望去。他从树枝中望見天边有一个小丘，丘上有一个东西，远远望去，颇象一只狮子<sup>①</sup>。

① 那是滑铁卢战场上的纪念墩，墩上有一个铜狮子，是英普联军在击溃拿破仑以后建立的。

## 二 烏戈蒙

烏戈蒙是一个伤心惨目的地方，是障碍的开始，是那名叫拿破仑的欧洲大樵夫在滑铁卢遇到的初次阻力；是巨斧痛劈声中最初碰到的盘根错节。

它原是一个古堡，现在只是一个农家的庄屋了。烏戈蒙对于好古者来说，应当是雨果蒙。那宅子是贵人索墨雷·雨果，供奉维赖修道院第六祭坛的那位雨果起造的。

过客推开了大门，从停在门洞里的一辆旧软兜车旁边走过，便到了庭院。

在庭院里，第一件使过客注目的东西，便是一扇十六世纪的圆顶门，门旁的一切已经全坍了。宏伟的气象仍从遗迹中显示出来。在离圆顶门不远的墙上，另辟了一道门，门上有亨利四世时代的拱心石，从门洞里可以望见果园中的树林。门旁有个肥料坑，和几把十字镐和尖嘴锹，还有几辆小車，一口有石板地面和铁轆轤的古井，一匹小馬正在蹦跳，一只火鷄正在开屏，还有一座有小鐘楼的礼拜堂，一株桃树，附在礼拜堂的墙上，正开着花。这便是拿破仑当年企图攻破的那个院子的情形。这一隅之地，假使他攻破了，全世界也许就是属于他的。一群母鷄正把地上的灰尘啄得四散。他听见一阵猎吠声，是一头张牙露齿、代替英国人的大恶狗。

当年英国人在这地方是值得钦佩的。柯克的四连近卫军，在一軍人馬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鐘头。

烏戈蒙，包括房屋和园子在内，在地图上，作为一个几何图形去看，是一个缺了一只角的不规则长方形。南門便在那角上，有道围

牆作它最近的屏障。烏戈蒙有兩道門：南門和北門，也就是古堡的門和庄屋的門。拿破侖派了他的兄弟惹洛姆去攻烏戈蒙；吉爾明鸞、佛亞和巴許呂各師全向那里進撲，海伊的部隊几乎全部用在那方面，仍歸失敗，寇萊孟的炮彈也都消耗在那堵英雄牆上。博丹的旅部從北面增援烏戈蒙，并非多餘的，索亞的旅部在南面只能打個缺口，而不能加以占領。

庄屋在院子的南面。北門被法軍打破了的一塊門板，至今還挂在牆上。那是釘在兩條橫木上面的四塊木板，攻打的傷痕還看得出。

這道北門，當時曾經被法軍攻破過，後來換上了一塊門板，用以代替現在挂在牆上的那塊；那道門正在院底半掩着；它是開在牆上的一個方洞里的，堵在院子的北面，牆的下腳是石塊，上段是磚。那是一道在每個庄主人家都有的那種簡單的小車門，兩扇門板都是粗木板做成的；更遠一點，便是草地。當時兩軍爭奪這一關口非常猛烈。門框上滿是殷紅的血手印，歷久不褪。博丹便是在這地方陣亡的。

搏戰的風濤還存在這院子里，當小禮拜堂的旁邊，但是已經坍塌血的情形宛然在目；生死存亡，有已，這是烏戈蒙宅子僅存的殘迹裂口呼叫，彈孔瀝血，樹枝傾斜戰栗。兩軍便在那地方互相殲滅。

這院子，已經不及一八一五年那樣完整了。許多起伏曲折、犬牙交錯的工事都已經被拆毀。

英軍在這里設過防綫；法軍突破過，但是守不住。古堡的側翼仍舊屹立在那小禮拜堂的旁邊，但是已經坍塌，可以說是徒存四壁，空無所有了，這是烏戈蒙宅子僅存的殘迹。當時以古堡為碉樓，禮拜堂為營寨。兩軍便在那地方互相殲滅。法軍四處受到火槍的射擊，從牆後面，頂閣上，地窖底里，從每個窗口，每個通風洞，每個

石头縫里，都受到射击，他們便搬着一捆捆的树枝去烧那一帶的牆壁和人；射击得到了火攻的回答。

那一側翼已經毀了，人們从窗口的鉄栏縫里，还可以看見那些牆磚塌了的房間；当时英軍埋伏在那些房間里；一道旋梯，从底到頂全破裂了，好象是个破海螺的内脏。那楼梯分两层，英軍当时在楼梯上受到攻击，便聚集在上层的梯級上，并且拆毀了下层。大块大块的青石板在蕁麻丛里堆得象一座小山。却还有十来級附在牆上；在那第一級上面擱了一个三齿叉的迹印。那些高不可攀的石級，正如牙床上的牙一样，仍旧牢固地嵌在牆壁里。其余部分就好象是一块掉了牙的顎骨。那里还有两株古树：一株已經死了；一株根上受了伤，年年四月仍发青。从一八一五以来，它的枝叶渐渐穿过了楼梯。

当年在那礼拜堂里也有过一番屠杀。現在却靜得出奇。自从那次流血以后，不再有人来做弥撒了。但是祭台依然存在，那是一座靠着粗石壁的粗木祭台。四堵用灰浆刷过的牆，一道对着祭台的門，两扇圓頂小窗，門上有一个高大的木十字架，十字架上首，有只被一束干草塞住了的方形通风眼，在一个牆角的地上，有一只旧玻璃窗框子的残骸，这便是那礼拜堂的現状。祭台旁边，釘了一个十五世紀的圣女安納的木刻象；童年时代的耶穌的头，不幸也和基督一样受难，竟被一顆銃子打掉了。法軍在这礼拜堂里，曾經一度做过主人，繼又被击退，便放了一把火。这破屋里，当时滿是烈焰，象一只火爐；門着过火；地板也着过火；基督的木身却不曾着火。火舌灼过他的脚，随即熄灭了，留下两只烏焦的残肢。显灵，据当地的人說。还是兒童的耶穌却丢了脑袋，足見他的运气远不如基督。

牆上滿是游人的字迹。在那基督的脚旁写着：安吉内。还有

旁的題名：略瑪約伯爵，哈巴納阿尔馬格罗侯爵及侯爵夫人。还有一些法国人的名字，带着惊叹号，那是忿怒的表示。那道牆在一八四九年曾經重加粉刷，因为各国的人在那上面互相辱罵。

一个手里捏着一把板斧的尸首便是在这礼拜堂的門口寻着的。那是勒格罗上尉的遺骸。

从礼拜堂出来，朝左，我們可以看見一口井。这院子里原有两口井。我們問：为什么那一口井沒有吊桶和滑車了呢？因为已經沒有人到那里面去取水了。为什么沒有人到那里面去取水了呢？因为那里面填滿了枯骨。

到那井里取水的最后一个人叫威廉·封·吉耳逊。他是当时住在烏戈蒙当园丁的一个农民。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眷曾經逃去躲在树林里。

那些不幸的流离失所的人們在維賴修道院附近的树林里躲了好几昼夜。今天还留下当年的一些痕迹，例如一些烧焦了的古树身，便标志着那些惊慌战栗的难民在那树林里露宿的地点。

威廉·封·吉耳逊留在烏戈蒙“看守古堡”，他蜷伏在一个地窖里。英国人发现了他们。他們把这吓破了胆的人从他的藏身窟里拖出来，用刀背砍他，强迫他伏侍那些战士。他們渴；威廉便供給他們喝。他的水便是从那井里取来的。許多人都在那里喝了他們最后的一口水。許多死人喝过的井，它自己也应当同归于尽。

战争之后，大家忙着掩埋尸体。死神有一种独特的扰害胜利的方法，它在光荣之后，繼以瘟疫。伤寒症往往是武功的一种副产品。那口井相当深，成了万人冢。那里面丢进了三百具尸体。也許丢得太急。他們果真全是死了的人嗎？据传说，未必尽然。仿佛在抛尸的那天晚上，还有人听见微弱的叫喊声从井底传出来。

那口井孤立院子中間。三堵半石半砖的牆，折得和屏风的



隔扇一样，象个小方塔，三面围着它。第四面是空着的。那便是取水的地方。中間那堵牆有个怪形牛眼洞，也許是个炸弹窟窿。那小塔原有一层頂板，現在只剩木架了。右边护牆的鉄件作十字形。我們低着头往下望去，只看見黑魘魘一道砖砌的圓洞，深不見底。井旁的牆脚都埋了，在蕁麻丛里。

在比国，每口井的周围地面上，都鋪有大块的青石板，而那口井却没有。代替青石板的，只是一条横木，上面架着五六段奇形怪状、多节、僵硬、类似长条枯骨的木头。它已經沒有吊桶，也沒有鉄鏈和滑車；盛水的石槽却还存在。雨水聚在里面，常有一只小鳥从邻近的树林中飞来啄飲，繼又飞去。

在那废墟里，只有一所房子，便是那庄屋，还有人住着。庄屋的門开向院子。門上有一块精致的哥第克式的鎖面，在那旁边，斜伸着一个苜蓿形的鉄門鈕。当日汉洛威的維尔大中尉正握着那門鈕，想躲进庄屋去，一个法国敢死队员一斧子便砍下了他的手。

住在这房子里的家主公的祖父叫封·吉耳逊，他便是当年的那个园丁，早已死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向您說：“当时我也住在这里。我才三岁。我的姐姐比較大，吓得哭。他們便把我們带到树林里去了。我躲在母亲的怀里。大家都把耳朵貼在地上听，我呢，我学大炮的声音，喊道：‘棚，棚。’”

院子左边的那道門，我們已經說过，开向果园。

果园的情形惨极了。

它分三部分，我們几乎可以說三幕。第一部分是花园，第二部分是果园，第三部分是树林。这三个部分有一道总围牆，在大門的这边有古堡和庄屋，左边有一道篱，右边有一道牆，后面也有一道牆。右边的牆是砖砌的，后面的牆是石砌的。我們先进花园。花园比房子低，种了些复盆子，生滿了野草，尽头处，有一座高大的坚